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常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為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為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為寇見之寇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為賊夫穿垣實發鑄銷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晉人程本著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為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為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自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寘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

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知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問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膠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王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汗眾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邲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實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之僕本聞之實叔子之為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判其事主也齊戒後懼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規太行之險猶之

第六

*

1007140

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判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奔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爰糴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歲主君之闕遺料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隘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隘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願治之心而復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園日以振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湛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怕心也造為訶諛以蠱君

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守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
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
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
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
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
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
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
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
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較
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
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逆將從其
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之五

六同

顏七

晉人程本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
而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

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
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
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
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
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
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
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
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澁相之淵而限澳之下
也豫章攬榭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山穹
谷孱顏崕崕之區挾別之拊撫之剝削之苟
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龍虺蜴之變雷霆
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
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地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于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
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
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
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
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
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
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
其胃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說
訛巧敵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
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偏屈屈聚而為陰陽之
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